

諫逐客書：留學生對美國是淨資產而非負資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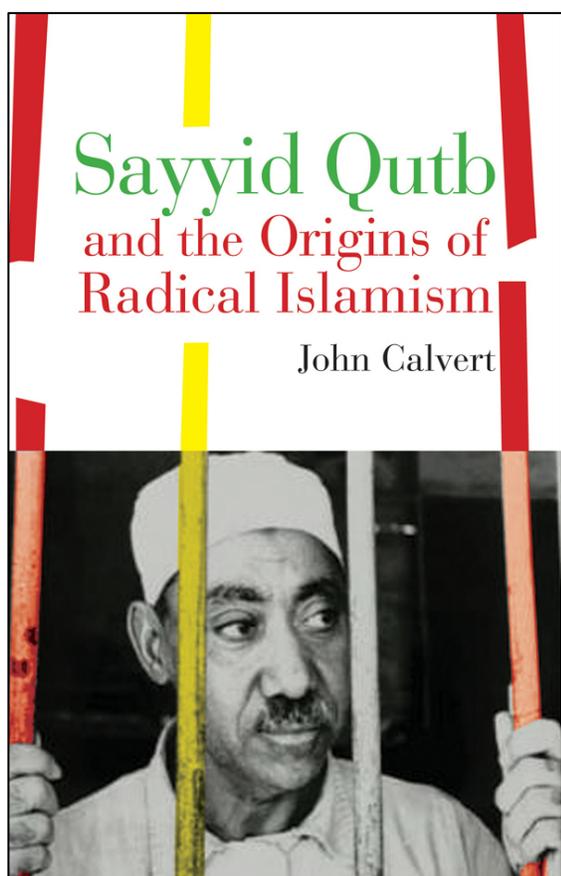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一直以來，美國都是門戶大開，歡迎留學生，但隨着國內排外情緒高漲，現在留學生的前景有點不明朗。有些學生離開美國之後被拒入境，約300名學生的簽證被取消，這情況出現在哈佛、史丹福、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、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。有些學生受到驅逐，是因為曾經參加支持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集會。為此，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、布朗大學、紐約大學建議國際學生不要離境。特朗普在上一任期已經顯示出懷疑外國學生的態度。2020年，特朗普試圖取消「可選實踐培訓計畫」（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），這計劃讓外國學生在畢業後短暫工作，許多人通過這個途徑，最終成為永久居民或公民，筆者正是曾經受惠於這計劃。

現屆政府的顧慮是有原因的，前年和去年示威集會學生的言行的確有些過激，有些人甚至表示支持哈馬斯這恐怖組織。然而，培育國際學生是美國在全球展現軟實力的機會，現在對國際學生構成寒蟬效應，這是否斬腳趾避沙蟲呢？

將國際教育作為發展軟實力的機會具有悠久的歷史。1907年大羅斯福政府決定退還一部份庚子賠款，用來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，並在中國興辦現代教育機構，後來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就是當年留美學生，胡適在二戰期間曾擔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，是中美友誼的橋樑。1961年，甘迺迪總統成立「富布賴特計畫」（Fulbright Program），其目的是

透過與外國交換學生來促進相互了解。在冷戰期間，國際學生被視為一項戰略資產，他們接觸到美國的價值觀和科技，回國之後便可以成為非正式的美國親善大使。



當然，並非所有外國學生都接受美國價值觀，一個突出的反例是賽義德·庫特布（Sayyid Qutb），他是一位埃及人，曾於1948年至1950年在美國學習。他不但沒有接受美國的價值觀，反而覺得美國社會道德淪喪，例如男女可以一同跳舞。返回埃及之後，賽義德參加了穆斯林兄弟會，他的思想甚至影響了後來的蓋達組織。

近年來，留學生的負面影響逐漸受到關注。在過去幾年，聯邦調查局指控一些留學生、國際學者、來自海外的工程師竊取美國的軍事、科技、商業情報。雖然有些是冤案，但大部份都是證據確鑿。特朗普第一任期間啟動了特意調查中國學者的「中國計劃」，2020年，超過一千名中國研究生的簽證被取消。

這場爭論的另一個層面涉及美國大學的意識形態氛圍，批評人士認為，許多美國學術機構都被左傾的教授壟斷，包括HERI等多項調查顯示，超過60%的美國大學教授傾向於自由派，這些教授散播反美思想，這種論述可能會鼓勵外國學生對美國採取敵視態度。

另一方面，開放國際教育政策的支持者強調外國學生對美國社會的巨大貢獻，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工作者協會（NAFSA）的數據，由2021至2022年，國際學生為美國經濟貢獻了338億美元，並且支持了超過三十三萬個就業機會。而且，許多留學生成為移民，為美國經濟、科技發展、文化創新做出了重大貢獻。例如微軟執行長薩蒂亞·納德拉（Satya Nadella）在印度出生，他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，學成之後將知識貢獻於美國高科技產業。馬斯克來自南非，在成為美國公民之前他就讀於賓州大學。

此外，許多回國的國際學生對美國社會大致上抱持正面的看法，史匹林伯格（Antonio Spilimbergo）在2006年發表的一篇題為《外國學生與民主》的論文中指出，在民主國家接受教育的外國學生回國後更有可能宣揚民主價值觀。雖然留學生可能會在課堂上遇到左傾教授對美國的批判，但許多人在自身的專政國家根本沒有可能提出異見，他們親身體驗了

美國言論自由的可貴。有趣的是，前年和去年一些挺巴反以人士強調：他們的示威自由是受到美國憲法保障的。

的確，並不是每個國際學生都會成為美國的朋友，但僅僅關注極端案例（支持哈馬斯或從事間諜活動的學生），就會忽略了整幅圖畫。雖然在國家安全方面美國必須保持警惕，但同樣重要的是保持開放性和軟實力。簡單地說，這篇文章是一封諫逐客書。

2025年4月10日

原載於北加州版《號角》

[更多資訊](#)